

“我的姥姥和妈妈在教我剪纸的时候，同时也在教我做人。我觉得，这是民间传统艺术的一个精华所在。”

对于刘晓迪来说，剪纸好比生活，生活好比剪纸。在她的艺术世界里，剪纸是一个媒介，连通着记忆里的故乡、母亲，还有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悟。

“慧心兰质，玉指剪春”。传统的民间艺术魅力何在？古老的中国文化在当下如何接续传承？站在国家非遗文化项目传承人的角度，刘晓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剪纸是母亲文化

我来自内蒙古包头，是典型的北方人。剪纸艺术在我们家是家传，姥姥也会剪，妈妈也会剪。

我母亲是1956年生人，小的时候生活过得苦。姥姥养了很多孩子，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住姥姥家，睡的是大炕。在很多个冬天的深夜，我隐隐约约听见姥姥还在干活，在院子拐角的灶台上哗啦啦洗碗。那个时代，姥姥们、母亲们过的日子都特别苦，但她们心里面的精神力量特别足。她们就觉得，不管现在如何，将来的日子一定是好的。

对那时候的她们来说，剪纸是个精神寄托。比如说，做一个吉祥如意或是五谷丰登的剪纸，她就觉得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。她们就觉得，我累一点没关系，只要自己坚持下来，就能把事做好。包括用纸剪出一个吉祥的图样，就能够帮我顺遂心意，让我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一段，它是一个精神的支撑。

其实，我觉得这也是那个时候的母亲们给我的精神财富。就是无论到什么艰难的时刻，都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。比如我在疫情期间给居家的残疾人、老年人上课的时候，他们都学得特别认真。我们现在都相信科学，相信疫情是一定可以被战胜的。但通过剪纸，大家收获的是一种精神力量。

你看，我们把剪纸叫吉祥剪纸，包括剪纸的起源也和巫术有关，有很多信仰文化的寓意在里面。包括剪纸在内很多民间的艺术形式，都蕴含着普通人的一个信念、一个朴素信仰。我觉得任何人其实都需要有一个信仰，它会给灰暗的生活带来希望。

姥姥和妈妈在教我剪纸的时候，同时也在教我做人。而且很多时候，她们不是通过说教的形式，而是自己的言传身教，让我自己领会。

我的母亲现在都是这样。她要做一件事，就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好，她就觉得“我就不相信我做不成”。我妈妈真的是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但是她把剪纸传承做得这么好，后来自己一个人去美国讲课，是很有聪明才智的女人。所以我觉得，像我妈妈这样的民间艺人，更多传承的是一种生活智慧，不是艺术本身有多么博大精深。

这种智慧和哲理，也是我现在去教授剪纸技艺、传播剪纸文化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我跟孩子们常说，我一定要把你教得越来越聪明，你的情商一定要高。比如遇到困难了怎么办，是不是要一直“认死理儿”，还是学会换个角度思考问题。其实剪纸也是一样，朝着一个方向剪不过去，我们就得想办法换另外一个方向。我就经常跟孩子们做这种类比。

我们这种剪纸，讲究“不描不画”。意思是全靠眼睛去度量。你心里有没有数，用眼睛看一眼就知道。时间长了，拿纸闭着眼睛“咔嚓”就能剪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做东西讲究精确，一定要拿尺子去量，但艺术往往是没有标尺的。心手合一、手随心动，这也是生活智慧。

这里也包括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的道理。比如我们小时候，妈妈们都不许我们去随便跟别人要东西。我现在会和孩子们说，要有付出才会有收获。我会问他们，今天学完以后你是不是可以打扫卫生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小志愿者。劳动之后，刘老师的剪纸就可以送给你，但是不能轻易跟人家去要东西。

这些点点滴滴的琐事背后都是我们需要传承和普及的优良传统。所以你看，现在传统文化普及，就是要把这些智慧和哲理一点点挖掘出来，而不是简单地学一个剪纸的技巧。

艺术的家乡就是手艺人的家乡

以前，在我们那个地方，剪纸是个社会需求。结婚要贴喜字，过年要贴窗花，大门上贴，水杯上贴，到处都可以看到。甚至评价一个女人巧不巧、聪不聪明的标准，就看她会不会剪纸，剪得怎么样。

现在，剪纸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。这几年也比较受重视。剪纸课进了学校，也培养出了一批喜欢做、同时做得比较好的手艺人。像我母亲在内蒙古老家，也会去学校教课。生活里，谁家结婚了也会让她帮忙剪个花样贴。但是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流行了。

类似剪纸这种民间手工艺，在全国各地都有，只是体现的形式不一样。以前我们去广西培训，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做绣球；苗族的传统是做刺绣，用剪纸做刺绣样子，用刺绣的花样和图案讲故事。这都和我们的剪纸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而我姥姥那一辈传承下来的剪纸，属于黄河流域的艺术形式，同样带有很强的地域印记。比如以前黄河经常发洪水，到了雨季，人们就会剪一个“扫天婆”的形象，祈求这个神仙把天“扫”干净，不要再下雨了；半夜孩子啼哭，大人就剪一个“张果老倒骑毛驴”的形象辟邪……像这样的作品有很多。

所以一谈到剪纸，就不得不谈我的家乡。我生在包头，我母亲的出生地是鄂尔多斯，中间就隔着一条黄河。我们包头是在北边，鄂尔多斯在南边，但是当地人不说河北河南，而是叫河东河西。从东到西，其实距离上很近，现在开车也就半个小时。但我们小时候隔一个河还得坐个渡船，有时候我姥爷赶小毛驴车带我回家，从早上走到下午才能到，我就坐在毛驴车上嘎吱嘎吱地走。

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包头的九原区，隶属一个国营农场。我母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天天在地里

剪纸很薄 生活很厚

刘晓迪 口述



教学直播。

刘晓迪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、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北京东城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、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。国家级非遗剪纸项目“包头剪纸”自治区级传承人。生于剪纸世家，师从于母亲郑蝴蝶，其作品继承了母亲不描不画的特点，题材广泛，寓意饱满，生活气息浓郁。

对那时候的她们来说， 剪纸是个精神寄托。

比如说， 做一个吉祥如意或是五谷丰登的剪纸， 她就觉得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。



“金玉满堂”



“玉兔捣药”



“悬壶济世 众志成城”



刘晓迪和母亲合影。



小学教学。

干活儿，手上身上也是脏兮兮的。

真正走出家乡是在1995年的时候，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，要为“首届中华巧手手工艺品大奖赛”征集一些剪纸作品。我母亲就把自己平时做的剪纸弄了一捆，让我父亲跑到邮局给她寄到了北京。

这一寄就得了个优秀奖。母亲被邀请到北京颐和园、美术馆做展览，后来还上了当时的中央电视台。一个农村妇女第一次来北京，也是第一次见世面。母亲拿起剪刀就剪，随手就是一个花样，把我们家乡的这种剪纸表演得出神入化，在当时一下就轰动。

一赛成名之后，母亲觉得这是一条路子，就经常往返于北京参加活动，卖剪纸，后来就留在了北京。到了2003年左右，我也跟着来了北京，我们就在当时的工美大厦一边剪纸、一边经营、一边讲课。开始那会儿特别困难，没有导购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。一天得在柜台上讲十几个小时。一天24小时，可能只能睡六七个小时，一般是早上九点开门，晚上十点下班。那时候虽然辛苦，但母亲干得格外起劲儿。甚

至经常为了省一两块钱的车费，晚上一个人走回家。但是她从来不抱怨，永远的乐观知足，心态比我年轻。有时候在外边讲课，一讲就要一天，我都累得坚持不下去了，能偷懒就偷点懒，她还鼓励我说，“这比种地轻松吧！”母亲自己是很勤劳的，那也是她们那一辈人最大的品质之一，手总是闲不下来。

有一次，一个东北的顾客过来说特别喜欢我母亲的剪纸，想要一张“马上封侯”，篇幅又大又繁复。母亲就一个晚上不睡觉，给他剪完了。第二天那个人就特别满意，之后的好几年还联系我们，记得我们。

我觉得，母亲后来能在北京扎根立足，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我们当地这种朴实厚重的品格，就是人家敬我一尺，我一定还他一丈，从来不欠人情，实实在在，不会弄虚作假。这一点上，无论从家乡走到哪儿，母亲都没有改变。

愿意尝试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

一路走来，一直到2012年左右，这段在工美大厦

经营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，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，也为我后来的传播传承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卖剪纸的时候，我和母亲都没想那么远，就是每天把眼下的事情干好。时间一长，我心里就慢慢有了一个计划——把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提炼总结起来，出版成书，让更多的人看见。

其实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我们经营剪纸的收入已经比较稳定了，工美大厦的一小节柜台也变成一长溜了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我们这一脉的剪纸艺术，一直都是口传心授，很少有手艺人能够做系统性的总结和提炼。但我觉得，出版成书是让艺术形式得以广泛传播，接续流传的一个很好的途径，也是我心里一直向往的事业。

那个期间，在工美大厦附近有一个左宗棠故居，后来改成了女青年会培训学校。因为离得近，我经常去给孩子们讲课。学校里还有其他老师做的那种小册子，我看了就很受启发。到了后来去清华国际附中教学的时候，我就逐渐有了档案意识，平时会把自己教学的内容都记录保留下来，包括一些图片、总结

的方法，都归档整理好，为出书做准备。

到今天为止我出过两本书，一本是《会讲故事的吉祥剪纸 中国剪纸艺术的教育性传承》，第二本是《不描不画学剪纸》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艺形成文字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总结和提炼，我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。

后来有了疫情，出国交流的活动都停了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学校也没办法开课。但那段时间里我的工作没停下，反而比以前还忙：上午做小视频，中午开始准备直播，下午就给学生上网课，这样的节奏，我坚持了几个月的时间。

其实我觉得，我能做得了这么多事，不是因为我有本事，而是继承了我母亲和姥姥的那种坚持。从我内心的信念来说，我想做好一件事情，我就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。塌下心来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，这件事情才可能做好。

你看，我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，到后来自己学着剪片，在抖音上的粉丝也蹭蹭涨了几千个，剪辑软件也基本都会用了；一开始直播，感觉露脸都不好意思，只录手的动作。后来出镜了，一讲也能讲几个小时。你看我现在手机上有很多上网课的软件，腾讯视频、钉钉、企业微信，我都用了个遍。只要工作需要，我都会去学，一点儿都马虎不得、懒不得。

我是愿意尝试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。你看，咱们做一件新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都会害怕和胆怯。特别是有一些挑战性的工作，甚至还要抛头露面。自己能不能行，我也经常在心里打个问号。但我觉得最后都能做下去的原因，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继承了我姥姥和母亲她们身上的那股劲儿，就是敢闯、敢干。

到了今天，我也常常教育我女儿。我会跟她讲，一件事情只要你愿意去做，你就去尝试一下，如果经过了一番努力你就做成了，说明你是这块料；但假如你费了半天劲儿快把老命都搭上了，这件事还做不成，你就放弃，说明你不是那块料。但只要你是尝试过，无论做没做成，你肯定会有所收获。

我现在做的工作就像是广撒种子

说起传承的问题，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比较开放的。

像我女儿正在读大学，学的是金融专业。从小也是看着我母亲剪纸长大的，我在清华国际附中教课的时候，她刚好正在放假，跟我系统地学了一段时间。经常是我在讲课的时候，她写完了作业就跟着我剪。女儿大二的时候，学校有剪纸的比赛，她挺着急地让我给她寄剪刀和纸，我也给了她一些指导方法，结果还得了个二等奖，奖品是一个电动牙刷。

虽然因为我们家传的关系，女儿在这方面接触的挺多，但我并没有要求她必须专门去学，也不必专门去从事这项事业。

其实对于任何来学剪纸的孩子，我的态度都是这样的。传统文化给人带来的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，是一种熏陶，不是非要变成一项主业。包括我对青年、中老年学生都会这样说：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来学习，在你工作或生活压力大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它来解压，能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。

我觉得艺术和文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很多都是潜移默化的。就像我的姥姥、母亲对我的言传身教一样，我教课、出书，这些事情本身对我女儿都影响很大。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课堂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，我更多的是让她自己去琢磨、去碰壁，不去给她太多方法上的东西。

很多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家族技艺怎么延续的问题，我自己这一两年也常常在想。站在大局上看，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、我们民族的瑰宝怎么传承下去的课题。

我觉得，我们中国剪纸是个内涵特别丰富的艺术形式，本身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我现在做的工作就像是广撒种子，而且在我过去每个时期都在做。回头看看，我在不同的年龄段讲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讲的内容也都是我自己对于过去生活的积累和感悟。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。

像我在10年前教的东西和现在教的肯定是完全不同的。这和当时我的人生阅历、思想感悟关系很大。而且你会发现，不同的剪纸老师带出来的学生，他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。学到最后，学生的为人处世和他的老师都很像，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。

比如像我们包头剪纸，其实我们的名录下面人很多，有些可能风格大致相近，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很多区别。包括不同时代的民间手艺人，他在理解生活、理解剪纸上面有差异，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。

所以我觉得，民间艺术传承和文物器物的留传不一样。它永远是不断变化、不断进步的过程。因而传承不能局限在手艺人非得让自己孩子学，好像要继承一个“王位”似的。我和母亲现在做的工作，包括去学校授课、总结成文字、形成视频让它去流传，目的都是培养一批真正喜欢这种文化、这项艺术的人，继续往下传递就好了。

你看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有些学生就会拿手机录屏。原来我们不允许录，怕有些珍贵的资料外流了。但是到后来就发现，网络时代嘛，传播就传播。因为艺术本身就在不断进步，过去的东西也不是永恒的，传播出去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价值。

包括在收徒的问题上，母亲和我从来没有正式收徒弟。因为我们觉得收徒是很重大的一件事，你要对徒弟负责。所以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，一直明确的是师生关系。在学生来学习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给他一些方法或启发，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。至于他在我这里打下根基之后，又有了怎样的提升或成就，最后他可能忘了我是他老师了，我觉得也没有关系。

（农民日报·中国网网记者陈艺娇整理 本文采访得到中国文联大力支持）